

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著

战争与和平

下 册

董秋斯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俄)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 А. К.)著;董秋斯译 —北京
燕山出版社,1995.11

ISBN 7-5402-0516-4

I. 战… II. ①托… ②董…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 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8890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永乐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7.5 印张 1200 千字
1995 年 12 月 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60.00 元

大事年表

一八一二年

旧 历

新 历

九月一日

九月十三日

十月六日

十月十八日

十月六日至八日

十月十八日至二十日

十月十二日

十月二十四日

十月二十一日

十一月二日

十月二十八日

十一月九日至十四日

至十一月二日

十一月四日

十一月十六日

至八日

至二十日

十一月九日

十一月二十一日

十一月十四日

十一月二十六日

至十六日

至二十八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二月五日

十二月六日

十二月十八日

库图佐夫命令自莫斯科撤退。

塔鲁提诺的战斗。

法国人离开莫斯科。

马罗—亚洛斯拉菲兹的战斗。

哥萨克在弗亚兹玛偷袭法国人。

法国人在斯摩棱斯克。

克拉斯诺耶的战斗。

内伊带领后卫到达奥尔沙。

渡过别劳金纳河。

拿破仑把军队抛在斯莫尔哥尼。

他到达巴黎。

下册总目

大事年表.....	1
章目.....	1

战争与和平

第十一卷	1211
第十二卷	1377
第十三卷	1453
第十四卷	1521
第十五卷	1587
第一个总结	1665
第二个总结	1741

参考地图

莫斯科	1213
-----------	------

章 目

第十一卷

- 第一章** 动作的连续 阿奇里斯和乌龟 历史方法历史事件解释
与机车动作解释的比较 1215
- 第二章** 波罗狄诺以前的战役的总结 库图佐夫后来的行动的解
释 1219
- 第三—四章** 库图佐夫和他的将军们 在波克朗尼山 菲里的军
事会议 1223
- 第五章** 作者对放弃莫斯科的感想 捷斯托普钦的行为和平民的
行为 1230
- 第六—七章** 爱伦在彼得堡 改信天主教和改嫁的计划 ... 1233
- 第八—九章** 彼尔徒步走到茂日阿伊斯克 他在那里的宿处 他
的梦 他回到莫斯科 1244
- 第十一—十一章** 彼尔在劳斯托普钦家 克力乌查劳夫和非列希查
金的事情 彼尔偷偷地离家 1250
- 第十二—十七章** 劳斯托夫家的人们：收拾起来离开莫斯科
他们允许受伤的军官们住在他们家中 用他
们的车子离开莫斯科 柏喜借车的希望 纳
塔莎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与彼尔见面和交谈
安德列王爵在他们的车队中随行 1257

- 第十八章 彼尔在巴兹吉耶夫家 穿着一件车夫的外衣 … 1285
- 第十九章 拿破仑从波克朗尼山俯瞰莫斯科 等候俄国贵族的代表 …… 1289
- 第二十一—二十三章 莫斯科象一个没有女蜂王的蜂窝 军队的出发 俄国兵士的抢掠 莫斯科桥被阻塞 叶尔摩罗夫加以疏通 工人中间的争吵 对群众诵读劳斯托普钦的传单 警察局长的活剧 …… 1294
- 第二十四—二十五章 劳斯托普钦 杀掉菲列希查金 释放了的疯人们 劳斯托普钦与库图佐夫在桥上相遇 …… 1308
- 第二十六章 法国人进入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门的射击 关于莫斯科火火的讨论 …… 1322
- 第二十七—二十九章 彼尔：他那刺杀拿破仑的计划 巴兹吉耶夫的醉酒的兄弟射击蓝贝尔上尉 …… 1328
- 第三十一—三十二章 劳斯托夫家的人们在米提希契 纳塔莎会见安德列王爵 …… 1350
- 第三十三—三十四章 彼尔出迎拿破仑 他救了一个孩子 保护一个亚美尼亚少女免受法国兵的侵害 以放火犯的名义被捕 …… 1364

第十二卷

- 第一—三章 安娜·巴甫罗夫娜的晚会 关于爱伦的病的议论 主教的信 波罗狄诺的胜利消息 爱伦的死 放弃莫斯科的消息 米绍的报告 …… 1379
- 第四—八章 尼古拉被派去伏朗涅什 总督家的晚会 尼古拉和

玛丽王爵小姐 桑妮亚的一封信	1392
第九—十三章 彼尔的俘虏待遇 他受到达武的审问 枪杀俘虏 普拉东·加拉塔耶夫	1415
第十四章—十六章 玛丽王爵小姐去亚洛斯拉夫尔的劳斯托夫家 安德列王爵临终的日子和去世	1436

第十三卷

第一—七章 历史事件的原因 俄国军队离开莫斯科以后的行动的 检讨 拿破仑给库图佐夫的信 塔鲁提诺的营盘 亚历山大给库图佐夫的信 叶尔摩罗夫和别的人 们在需要他们的时候他去 战斗延期 库图佐夫的 愤怒 第二天的战事 哥萨克袭击缪拉的军队 解 获俘虏、大炮和战利品 其他部分军队的闲散	1455
第八—十章 拿破仑的法令 在莫斯科的布告 抢掠对法军纪律 的影响	1477
第十一—十四章 彼尔：四个星期的俘虏生活 加拉塔耶夫和一 个法国兵 法军退出莫斯科时 彼尔的精神 变化 他恢复了他对人生的执着 部队和俘 虏的撤退 道路被阻塞了 彼尔的感情	1488
第十五—十九章 俄国军队 朵赫图洛夫 库图佐夫在夜间接到 法军退出莫斯科的消息 他的感情 哥萨克几 乎在马罗—亚洛斯拉菲兹捉住拿破仑 拿破仑 由斯摩棱斯克大路退却 澜达弗亚兹玛以前他 的军队散失了三分之一	1505

第十四卷

- 第一—二章 战争的民族性质 一个丢下长剑拿起短棒的决斗者
游击战 士气 1523
- 第三—十一章 别动队或游击队 捷尼索夫 朵罗豪夫 彼佳·
劳斯托夫 季杭 一个法国鼓手 探访敌营 对
法国护送队的袭击 彼佳的死 1529
- 第十二—十五章 彼尔杂在俘虏中间旅行 加拉塔耶夫 他的商
人的故事 他的死 彼尔得救 1563
- 第十六—十八章 法国撤退 柏提亚给拿破仑的报告 他们迈过
斯摩棱斯克 1575
- 第十九章 法军为什么未被俄国人切断 1581

第十五卷

- 第一—三章 劳斯托夫家的人们 纳塔莎的悲哀 彼佳的死讯
纳塔莎随同玛丽王爵小姐去莫斯科 1589
- 第四—五章 库图佐夫的行动的分析 1599
- 第六—九章 库图佐夫在克拉斯诺耶 他对军队的演说 宿营度
夜 兵士的活动 蓝贝尔带着他的传令兵出现 亨
利四世歌 1607
- 第十一—十二章 渡过别劳金纳 维尔纳 亚历山大皇帝 库图佐
夫 他的衰弱的体力 1622
- 第十三—二十章 彼尔·在奥劳尔患病和康复 他对人生和他同
胞的新态度 他的业务 他去莫斯科 莫斯科
的生气和迅速的恢复 彼尔在玛丽王爵小姐家
遇见纳塔莎 爱情 1633

第一个总结

- 第一—四章** 关于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力量的讨论 机会和天才
光荣和伟大的理想 亚历山大放弃权力 一只蜜蜂
的目的 1667
- 第五—九章** 老劳斯托夫伯爵的死 尼古拉退休 他的母亲 他
与玛丽王爵小姐的遇合 他们的婚礼 乡间产业管
理 他们的家庭生活 桑妮亚——一朵不结果的花
捷尼索夫 尼古拉的命名日 1681
- 第十一—十四章** 纳塔莎和彼尔的家庭生活 他访问彼得堡回来
衰老中的老伯爵夫人 关于社会倾向的谈话 对
政府反动倾向的愤慨 彼尔和尼古拉的见解：…
..... 1704
- 第十五—十六章** 两对结了婚的夫妇和他们相互间的关系 纳塔
莎的嫉妒 小尼古拉·包尔康斯基的志愿 …
..... 1729

第二个总结

- 第一—十二章** 概论历史家对人生的研究和阐明推动各民族的力量
的困难 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问题 1743

第一章

运动之绝对连续，是人类头脑不能理解的。任何一种运动的法则，只有在人类考察他从那种运动中武断地选出来的若干部分的时候，才成为可以理解的；但是，同时，把连续的运动任意分成不连续的部分，乃是产生人类大部分错误的原因。有一种著名的所谓古代人的诡辩，说，阿奇里斯^①永远追不上他正在追的乌龟，虽然事实上他比那只乌龟走得快十倍。阿奇里斯走过他和乌龟中间的距离的时候，乌龟已经在他前面爬过那距离的十分之一；阿奇里斯走过那十分之一的时候，乌龟已经爬过另一百分之一，照这样永远继续下去。这问题在古代人看来似乎是无法解决的。那个荒唐的答案（阿奇里斯永远追不上那只乌龟）就是从这上头得出来的：运动被武断地分成不连续的部分，而阿奇里斯和乌龟的运动却是连续的。

用了运动越来越小的部分，我们只能接近那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永远得不到那个问题的答案。直到我们采纳了无限小的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十分之一的公比的几何级数，找到了这一无限级数的总合，我们才能得到那个问题的答案。

一种现代的数学部门已经有了处理无限小的办法，现时可以解决过去好象无法解决的其他更复杂的运动问题了。

这一古代人不知道的现代的数学部门，处理运动问题的时候，采纳了无限小的概念，因而符合运动的主要状况（绝对的连续），于是纠正了人类处理各别的运动部分、不去考察连续的运动、因而无

^① 荷马史诗中的人物，以勇健著称。——译者注。

法避免的错误。

寻求历史运动的法则的时候，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形。事实上来自无数武断的人类意志的人类运动是连续的。

了解这一连续的运动的法则，就是历史的目的。但是为要得出由所有那些人类意志的总合造成的法则，人类的头脑假定出武断的不相连续的单位。第一种历史方法是取一串武断地选出的连续的事件，孤立地来加以考察，虽然任何事件没有也不能有起头，因为一个事件总是连续地从另一个事件产生出来的。

第二种方法是把某一个人——一个国王或一个司令——的行动看作许多个人意志的总合；而个人意志的总合却永远不由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来表达。

历史科学为要接近真理，不断地取出越来越小的单位来考察。但是尽管它取出的单位是小的，我们觉得，取出任何与别的不相关连的单位，或假设任何现象的起头，或说许多人的意志由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行为来表达，都是根本错误的。

不必费一点力，就可以驳倒从历史中引伸出来的一切推论。只要选择一些比较大或比较小的单位作为观察的对象就够了——鉴于历史所观察的不管什么单位从来都是武断地选择出来的，批评家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

只有借了取出一个无限小的供观察的小单位（历史的微分，就是，人类的各别倾向），并且得出求它们的积分的方法（就是找出这些无限小的总合），我们才有希望得出历史的法则。

十九世纪最初的十五年，欧洲出现了一种几百万人的非常的运动。人们抛下他们习惯的职业，从欧洲的一边跑去另一边，抢劫和互相屠杀，胜利和陷入失望，过了一些年，整个的生活常轨改变了，现出一种先增进后减退的强烈运动。人类的头脑问：这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呢，它受什么法则支配呢？

回答这问题的历史家们，把巴黎城内一座建筑物里的几十个人的言行摆在我们面前，把这些言行唤作“革命”；随后他们写出拿破仑和某一些爱护他和敌视他的人们的详细传记；叙述这些人中某一些人加在另一些人身上的影响，然后说，这就是这运动发生的原因，那就是它的法则。

但是人类头脑不仅不肯相信这种解释，却明白地说，这种解释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在这种解释中，把一个比较弱的现象当作一个比较强的现象的原因了。人类意志的总合产生了革命和拿破仑，正是那些意志的总合，先容忍了他们，然后又毁灭了他们。

“但是每次有征服，就有征服者；每次任何国家有革命，就有伟人们，”历史这样说道。诚然，每次征服者出现，就有战争，人类理性回答说，但是这并不证明，征服者引起战争，也并不证明，从一个人的私人行为可以寻出一场战争的法则。每当我看我的表，看见表针指到十的时候，我就听见附近教堂的钟声；但是我没有权利假定，因为表针走到十的时候，钟就开始响，所以钟的运动是由表针的位置引起的。

每当我看一辆机车的运动的时候，我就听见汽笛叫，也看见汽门敞开和车轮转动，但是我没有权利断定，汽笛叫和车轮转动是机器运动的原因。

农人们说，晚春刮冷风是由于橡树发芽，实际上，每年春天橡树发芽的时候，一定刮冷风。但是，虽然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使得冷风在橡树发芽的时候刮，我却不能同意农人们所说的，橡树发芽是刮冷风的原因，因为风的力量超过树芽的影响。我只看出若干事故的偶合，正如所有人生现象中发生的情形，我也看出，尽管我长久地仔细地观察表针，机车的汽门和轮子，和橡树，我不会发现钟响、机车动、或春天刮风的原因。要那样做，我必须完全改变我的观点，研究蒸汽运动、钟和刮风的法则。历史也得这样办。并且已经有人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

研究历史的法则，我们应当完全改变我们观察的主体，应当抛开国王们，大臣们，和将军们，而去研究那些推动群众的、普通的、无限小的小因素。没有人能说，照这样来了解历史法则，可以有多大成就，但是显然只有沿着那条路线，才可能发现历史的法则；历史家们在这方面所用的脑力，比起他们叙述各种各样的国王们、司令们和大臣们的行动以及发表他们自己对这些行动的感想所用的脑力来，还不及百万分之一呢。

第二章

十二个欧洲民族的队伍冲进了俄国。俄国军队和人民避免接触，退到了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退到了波罗狄诺。法国军队向它的目标莫斯科推进，它的推动力在它接近目标的时候不断地增加，正如一个下坠的物体的速度越接近地面越增加一样。它后边是一千俄里饥饿的含敌意的国土，前边离它的目标还有几十俄里。拿破仑军队中每一个兵士都感到这一点，那侵略由着它自己的动力向前移动。

俄国军队越往后退，就越强烈地燃起仇恨敌人的精神：并且，在它后退的时候，队伍增加了，团结了。在波罗狄诺发生了一场冲突，双方军队都没有被打垮，但是俄国军队在冲突以后立刻撤退了，正如一个球，碰到另一个具有更大推动力的球，必然反跳回来，那个以那样的推动力前进的侵略的球，也必然向前滚了一段路，虽然那场冲突已经夺去它的全部力量。

俄国人后退了八十哩——退过了莫斯科——法国人达到莫斯科，在那里停下来。此后五个星期未打过一仗。法国人没有移动。正如一头流着血的、受了致命伤的动物舔伤口一般，他们在莫斯科留了五个星期，没有什么动作，随后，突然间，没有任何新的理由，他们逃回去了：他们向卡卢加大路冲去，于是（打了一场胜仗以后——因为在马罗—亚洛斯拉菲兹，战地又落入他们手中）没有打一场大仗，他们更快地逃回斯摩棱斯克，逃过斯摩棱斯克，逃过别劳金纳，逃过维尔纳，而且向更远的地方逃去。

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库图佐夫和全体俄国军队相信，波罗狄诺那一仗是一个胜仗。库图佐夫照这样报捷皇帝。他发出了准备消

灭敌人的新战事的命令，他这样做并非要欺骗什么人，只因为他知道敌人败了，参加过那场战斗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在那一整个晚间和第二天，损失空前的报告，损失半数军队的报告，一个接一个地递进来，于是一个新的战斗在实力上是不可能的了。

情报没有收集起来，伤员没有搬运回来，弹药没有补充起来，阵亡者没有合计起来，代替战死者的新军官没有指派出来，兵士没有食物和睡眠，进攻敌人是不可能的。同时，就在那场战斗后的第二天早晨，法国军队在它自己的运动力（这时似乎与它同它的目标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例地增加）的推动下，自动地向俄国人进攻。库图佐夫的愿望是第二天进攻，全体军队也愿意那样做。但是要发动一次进攻，那样做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那样做的可能性，而那种可能性并不存在。不能不退一天的行程，随后同样又不能不退另一天和第三天的行程，最后，在九月一日，军队靠近莫斯科的时候——虽然所有部队的士气已经提高，而环境的力量却强迫它退过莫斯科去了。于是部队又退了最后一天的行程，把莫斯科放弃给敌人。

对于习惯以为战役和战斗的计划是由将军们定出来的那些人——正如我们任何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对着地图；想象他要在这一个或那一个战役中做怎样的安排——下面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为什么库图佐夫在撤退中间不做这做那呢？为什么他不在达到菲里以前据守一个阵地呢？为什么他不立刻放弃莫斯科、由卡卢加大路退却呢？诸如此类。习惯那样想的人们，忘记了，或者不知道，经常限制着任何总司令的行动的不可避免的情形。我们自由自在地坐在书房壁，从地图上考察某一战役，在某一既知的地区的这一方和那一方有着一定数量的部队，于是从某一假定的时机开始我们的计划，而一个总司令的行动与我们这时独自想象的行动毫无相似之处。一个总司令所要处理的断乎不是任何事件的起头，

而我们却经常从那里研究那个事件。总司令经常处在一连串变动着的事件中间，因此他绝对不能在任一刹那考虑发生的事件的全部意义。一刹那一刹那地，那个事件在不知不觉地成形，在这连续的、不间断的形成事件的每一刹那，总司令处在一种最复杂的阴谋、顾虑、意外、从属关系、计划、意见、恐吓、欺骗的作用中间，继续不断地被迫回答对他提出的无数经常互相抵触的问题。

有修养的军事权威们十分认真地对我们说，库图佐夫在达到菲里以前，老早就应当把军队移向卡芦加大路，并且有人的确向他提出这样的意见。但是一个总司令，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经常摆在面前的不只是一个建议，而是同时几十个建议。而所有这些根据战略和战术的建议是彼此矛盾的。

一个总司令的职务似乎只是选择这些建议中的一个。但是他连那个也办不到。事件和时间不肯等待。例如，在二十八日，有人向他建议跨过卡芦加大路，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一个传令官从米罗拉道维契那里骑着马跑来，问他是同法国人交战呢，还是退却。当时一道命令必须立刻发出。于是那道退却的命令使我们越过去卡芦加大路的转弯的地方。在那个传令官以后，一个军粮总监来请示，把军需品运到什么地方去，医院的长官也来请示，把伤员运到什么地方去，又有一个信使从彼得堡带来皇帝的一封信，不承认放弃莫斯科的可能性，而总司令的政敌，一个谗害他的人（那样的人经常不只是一个，而是好几个），提出一个新计划，跟转向卡芦加大路的计划恰恰相反，总司令自己则需要睡眠和补养来维持他的精力，一个漏而未赏的可敬的将军来诉冤，当地的居民祈求保护，一个奉派去视察地形的军官回来，作了一个与先前派去的军官所说的完全相反的报告，一个探子，一个俘虏，和一个从事过侦察的将军，对敌军的阵地作了各不相同的叙述。习惯误解或忘记一个总司令的行动上这些不可避免的情形的人们，对我们叙述（举例说）菲里的军队的阵地，以为总司令可以在九月一日完全自由地决定放